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五十八

雍正五年六月

上諭五十道

初一日奉

上諭近有不法匪類造作訛言一人煽惑衆口喧騰以致人心驚惶良民受累如京城之訛傳挑選秀女賜西洋人浙江之訛傳海寧屠城此等邪說不可枚舉此必奸

惡之徒不肯改過遷善怨朕約束懲治甚嚴故肆其鬼蜮之伎倆以摇惑衆心以希朕之畏而中止此則大悮矣朕非庸懦無能主也如京城造言之人現在拏獲按律治罪惟是百姓等一聞浮言遂爾倉皇失措皆由平日不知朕之存心故易為訛言所動若此在奸民固罪不容誅而小民無識亦殊覺愚而可憫也朕自臨御以來日夕憂勤惟以愛民為念凡所行之政所發之令無一不準乎天理無一不體乎人情多方籌畫委曲周詳

愛我百姓實懷父母保赤之心恩勤惻怛出於至誠若有一毫不便於民之處立即措置得宜務使萬民安居樂業無一夫不獲其所故地方一有不肖官員不法奸民定加懲治蓋恐奸邪一日不去良善一日不安凡所以懲創奸邪正所以愛護良善且亦欲令奸惡之徒改過自新庶幾同歸於善此一片真誠愛民之苦心

上蒼

后土

聖祖在
天之靈鑒之凡我赤子宜無不昭然共見假如偶有傳聞其事若不合乎天理不當乎人情稍有知識之人即應度理揆情以為此不合情理之舉斷非我主上所行者果如此深信而不疑縱使無稽之言百端傳播亦付之不聽而消歸烏有矣況朕平日欲行一政必先曉諭再三使人無所疑慮然後舉行何嘗猝然而行一事以駭人聽聞啓人疑猜乎至於浙江風俗向來澆薄士子不守

禮教勢豪欺壓鄉閭恣意橫行罔知國法此天下所共知不得不嚴加整飭使惡黨潛踪愚民安堵此更朕保護浙人之舉並非棄之於化外俟能改行率德之時朕自仍沛恩膏也總之奸惡之人愍不畏死謗國害民法所不宥嗣後該地方有司務期密訪嚴拏立置重典凡爾遠近良民當共信朕斷不肯為累民之事一切浮言彼此相戒勿聽則俯仰順適寤寐安舒永無倉皇失所之慮庶不負朕勤民保赤之心而奸惡不法之輩亦無

所逞其伎倆矣著將此發與五城順天府及直省督撫轉行各州縣刋刻頒布務期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又吏部議覆貴州布政使祖秉圭條奏督撫題參各官例應降革者出本後即行摘印奉

上諭凡外任各官有錢糧刑名事件應行降調革職之員亦有奉朕特旨留任者故該部議稱不便遽行摘印但祖秉圭奏稱每見降調革職之員自知功名不保類多益加恣肆種種劣蹟為害地方其言切中情弊亦不可

不加防範嗣後遇有錢糧刑名事件應行降調革職之員該督撫題參之日即行摘印委員署理俟該部議覆奉旨定案之日再行開缺若有旨寬免仍准復還原任將此永著為例

奉

又署湖廣總督傅敏奏請議處虧空社倉穀石各員

上諭社倉之設所以預積貯而備緩急原屬有益民生之事朕御極以來令各省舉行曾屢頒訓諭務俾民間踴

躍樂輸量力儲蓄不可繩以官法誠以此事若非地方官勸率照看則勢有所難行若以官法相繩則又恐勉强催廹轉滋煩擾是以再三訓飭惟期設法開導使衆樂從不致一毫擾累乃為盡善也數年之内各省督撫中奉行最力者則湖廣總督楊宗仁今據傅敏陸續盤查具奏前來始知湖廣所屬州縣社倉一案原報甚多而現貯無幾此中情弊想因不肖有司侵蝕入已或那移以掩其虧空又或因楊宗仁始初料理此事之時意

在鋭於舉行而所屬各官迎合其意遂虛報穀石之數以少為多均未可定總之舉行社倉之法其中實有甚難者我

聖祖仁皇帝深知其難行之處是以李光地奏請而未允張伯行暫行而即罷此實事勢使然也蓋以民間積貯言之在富饒之家自有蓄積雖遇歉收而無藉乎社倉之穀以為食則當輸納之時往往退縮不前至貧乏之家其仰給社倉固為殷切而每歲所收僅供生計又無餘

粟可納社倉以備緩急此責諸民者之難也至於州縣官員實心視百姓為一體者豈可多得令以常平之穀為國家之公儲關係己身之考成尚且侵欺那用虧空纍纍至於民間之社倉安能望其盡心經理使之實貯以濟用乎朕之舉行社倉實因民生起見又諸臣條奏者多言之鑿鑿是以令各省酌量試行以觀其成效何如並非責令一概施行也今湖廣社倉虧缺之數即交與傅敏悉心清查分别核實倘穀已如數交倉而州縣

侵蝕那移忍以百姓預備之需充一已之私用者著即於原侵那之州縣名下嚴追賠補斷不容短少顆粒如或民間原未交倉或交倉之數與原報之數多寡不符者若必欲令民間照數完納恐小民力有未敷未免竭蹷非朕曲體民隱之意傳敏辦理此事必須至公至當方於吏治民生兩有裨益也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必有忠信樂善之良民方可以主社倉之出入必有清廉愛民之良吏方可以任社倉之稽查各省官民果能實力

奉行而善全無弊朕實嘉之至於繩以官法而好尚虛名則有司奉行之不善負朕本意矣

初二日奉

上諭學政一官所以化導士習養育人材職任關係甚重近年以來各省督學諸臣頗能仰體朕心祗遵朕訓矢公矢慎杜絕苞苴深可嘉獎但向來學政恣行貪劣以國家興賢造士之途視爲己身射利營私之地此固本人之不肖而亦大半由於提調官員贊成之也其學政

之秉心貪劣者與提調官通同作獘固不待言而學政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提調官則引誘之或挾制之使之不得全其操守而於其中網取厚利此提調官之惡習而天下之所通知者也學政原有關防若提調官持正秉公則學政必不能肆行無忌學政果能公明廉潔提調官更當敬禮而玉成之豈可反導之為非乎提調與學政相為表裏嗣後學政聲名不好應將提調官一併議處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吏部等衙門議奏睢州同知李世彦等怠玩河工事務應革職奉
上諭河工關係國計民生朕宵旰焦勞屢頒諭旨向來河員之怠忽不堪朕所悉知每諄諄訓飭齊蘇勒仰體朕意實心料理李世彦孫國瑜二人以旗員而膺河工之任理當黽勉効力今仍怠玩若此應加重懲以為怙惡不悛者戒著將李世彦孫國瑜即於工所用重枷枷號示衆俟伏秋水汛過後請旨釋放著齊蘇勒查明李世

彥孫國瑜在工幾年揆其力量酌令出貲効力向聞河工不肖之員竟有將完固堤工故行毀壞希圖興修侵蝕錢糧者此等罪惡尤可痛恨著交與齊蘇勒時加訪察倘再有此等不法之員著即奏聞於工程處正法示衆

又兵部議駮廣東將軍石禮哈請將驍騎校史啓祥等補授防禦奉

上諭石禮哈將朕引見記名之史啓祥等四人於題補驍

騎校之後今又題補防禦雍正二年史啓祥等以引見記名既已補授驍騎校則當看其居官辦事何如不必因曾經記名之故又復題陞蓋人之才力各有相稱之職而前後改轍者又多一次引見記名豈能保其終身乎石禮哈謂朕記名之員遂可屢次擢用此乃不能深悉朕意而該部議駁不將此處情節明白指出但渾淪一語亦屬不合朕之辦事若有錯誤諸大臣當直陳無隱若無錯誤之處而外臣錯會朕意即當明白分晰使

中外曉然不當含糊具奏此本著該部另議具奏

又工部奏辰州府同知黃澍等採買桅木節省銀兩交庫應予議叙寶慶府同知甘國雄未繳節省銀兩行令確查奏

上諭黃澍劉斌著交該部議叙大凡官員辦理錢糧事件能據實開銷不令浮冒乃臣子職分應為之事至於議叙出自特恩若存希冀議叙之心而故為節省又屬不可此案經黃澍劉斌二人連年辦理既有節省應賜議

敘至甘國雄亦不必行查甘國雄有應行陞轉叅罰之處著該部將此節情由奏聞

又江蘇廵撫陳時夏奏報婁江水利工程告竣士民請建

萬壽碑亭奉

上諭朕以實心舉行實政全不好尚虛文如士民感恩建碑之事屢降諭旨嚴行禁止今因江南婁江水利工程告竣士民具呈謝恩內有願鐫萬壽碑之語而廵撫陳

時夏代爲具題貼黃內並未將建碑字樣敘入明係欲從民請故本章內有意含糊甚屬不合可速止之

初四日奉

上諭朕所交事件甚多諸大臣因何不行覆奏若所交之事不可施行應將不可施行之處聲明具奏倘不能辦理應將事件呈送朕前朕代諸臣辦理況朕竟日坐勤政殿又不憚暑熱欲辦理事務竟無事辦諸大臣如此因循遲延不奏其意將誰諉乎著交與內閣將朕特旨

交與各該處一切事件俱查明具奏凡朕特旨所交之事並揀選引見人員非內閣轉交即奏事人等轉交嗣後奉特旨所交一切事務並揀選引見人員等事每月將已結未結之處著該處聲明情由交送內閣內閣於月底彚奏

初六日奉

上諭常平倉穀乃民命所關實地方第一緊要之政數年以來朕為此事宵旰焦勞諄諄訓誡至再至三若地方

大小官員茍有人心斷不忍置之膜外查福建通省應
貯米穀共一百七八十萬石原以備用爲數可謂足矣
乃上年稍覺歉收米價畧長而地方大小官員與兵民
之心皆覺皇皇以缺米爲慮彼時朕即疑閩省積貯之
數必有虧空故地方情形若此也朕留心訪問近聞閩
省各屬倉穀錢糧虛懸者甚多有銀穀兩空者有無穀
而僅存價值者至於實貯在倉者則十無三四毛文銓
身爲巡撫受朕深恩奉朕當面諄諄訓勉切諭況稽查

錢糧係廵撫之專責伊乃將無作有揑稱實貯在倉敢於欺罔且忍以百姓性命之所需供屬員之侵那作弊負國負恩莫此為甚向來直隷江西二省倉儲不實經朕特遣大臣前往逐一清查並遴選人員命往將倉儲虧空之州縣官即行更換是以二省虧空之倉穀漸次清楚今閩省積弊若此亦當特遣大臣會同新任廵撫常賚將通省倉穀秉公據實一一清查其揀選府州縣等官著即帶往并前所發人員遵照諭旨分别題補委

署如有查出虧空之州縣並失察之知府等官即將伊等解任審追其員缺將前後命往人員應題補者題補應委署者委署務期徹底澄清不使絲毫朦混以副朕察吏惠民之至意今差往之人與新任巡撫若仍瞻顧欺隱料不能逃朕之鑒察不過亦如毛文銓自取誅戮耳

初七日

諭福建邵武府知府曹友夏福建通省州縣虧空倉穀錢

糧甚多毛文銓與胡承謀通同欺隱經朕訪聞確實現
派大臣前往徹底清查爾既任地方知府地方情事無
不深悉爾所屬之知縣虧空多少從前督撫滿保等如
何徇庇屬員致其虧空毛文銓如何作弊徇隱高其倬
如何寛容種種情弊俱著據實供出現今降旨將胡承
謀提來朕親加訊問將來私毫不能藏匿爾居官聲名
尚好但爾之聲名亦據該上司所奏其虛實俱未可定
今若所供據實尚可寛宥倘有一字虛假將來與胡承

謀所供及欽差大臣所審有不符之處定行從重治罪

初八日奉

上諭倉塲米石乃國家第一要務關係最為重大試思此項米石民間輸納何等辛苦官員徵解何等煩勞且糧艘運送京師何等繁難一顆一粒皆當愛惜不忍輕忽朕為此一事宵旰焦勞時時切加訓飭至再至三且曾降旨令修理倉廒等項不惜多費帑金務期完固此臣民所共知者托時陳守創身為倉塲侍郎自當仰體朕

心悉心料理使倉廒堅固天庾充盈不致霉爛乃為稱職昨朕特遣大臣等前往查看則見京通各處倉廒屋瓦滲漏墻壁損壞者十居八九所貯米石漸至潮濕霉爛夫以如珠如玉之米糧而視為泥沙之棄擲忍心害理莫此為甚若不嚴行稽察無以儆怠忽而清弊端在京十倉每倉或都統或副都統各派一員御史中不論滿漢每倉各派一員專任稽察之責其米石出入支放奏銷事件不必經管仍屬倉場侍郎管理其房屋滲漏

牆垣損壞與倉內鋪墊及匪類偷竊一切情弊俱交與

派出之都統副都統御史稽察遇有查出之處即行知

倉場侍郎若倉場侍郎等不即辦理妥協敢致遲延著

派出之都統副都統御史奏聞倘有應行查出之處不

行查出則將缺少米石應賠之項著落倉場監督等官

與派出之都統副都統御史分賠其通州三倉即照此

例交與通永道通州副將稽察其失察分賠之處亦照

依京倉施行

又奉

上諭倉儲米穀乃民命所關最為緊要福建通省倉穀虧空甚多巡撫毛文銓扶同欺隱經朕訪聞確實特遣大臣等前往盤查務令徹底澄清使顆粒無虧以備民間緩急之用朕之為閩民籌畫者可為殫竭心力矣但恐不肖有司等聞欽差將至向紳衿富戶那移借貸以掩飾其虧空之項而紳衿富戶等或畏其威勢或廹於情面不得已代為應付以圖掩飾彌縫於一時均未可定

朕此番之差遣大臣清查斷不容有絲毫之朦混隱匿且揀選府州縣等官多員令欽差大臣帶往將現任府州縣內之錢糧稍有不清者即令更換是現任者必去而接任者新來倘紳衿富戶等一將貲財穀米借出便成官物斷斷不能退還用是特頒此旨明白曉諭俾紳衿富戶等勿墮貪官劣員之術中使地方積弊永除而後任官員亦共知儆戒不至仍蹈前轍著將此通行福建郡邑鄉村咸使聞知

又議政大臣等議奏隆科多私抄
玉牒存貯家中
皇上降旨詢問尚多巧飾並不據實具奏應俟辦完俄羅
斯疆界事件將伊革職拏問治罪奉
上諭爾等所議俟隆科多辦完俄羅斯之事再行拏回甚
非朕意朕從前差隆科多前去並非不得辦理俄羅斯
事件之人以其能辦理而使之也俄羅斯事件係最易
料理之事特給伊効力之路令其贖罪耳乃隆科多去

後看其陳奏一應事件不但不稍改伊之兇心逆行且並不承認過失而舉動狂悖全無愧懼之形將朕降旨行文查問之事一味隱匿實情巧飾具奏無一誠實之語伊既不實心効力則留伊在彼料理俄羅斯之事反致妄行攪擾毫無裨益即俄羅斯之事完畢此種種已發覺之罪亦不便寬免可將隆科多調回令其速來未到京以前爾等請旨

又四川廵撫法敏奏唐十兒毆死屈三讓減等擬流

奉

上諭查律內搶奪人財物傷人為首者斬監候又律內罪人本犯應死之罪而擅殺者杖一百等語今屈三讓率人中途搶奪戲箱持械毆傷馱箱人王二屈三讓係搶奪人財物傷人為首律應斬監候者也管箱之唐十兒趕到見箱馱已被搶去王二又被打傷情急毆打屈三讓致死唐十兒應照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情罪允符前朕降旨欲將唐十

兒減等發落者謂所擬絞監候若與律相符理合詳情議減乃為妥協也今律文所載杖一百之條正與其情恰相符合該撫何以不引此律而以減等擬流覆奏既自稱前議草率而前此草率定議之員何以又不查參明是固執前見倘果有不應減等之處該撫即當據實陳奏何得含糊朦混定議使罪名與律例不符著該撫再行定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察木多存貯米石炒麵據該撫楊名時奏請交與胡土克圖管理該部議覆請令楊名時憲德再行妥議具題朕思番民素不食米若將米麵運往中甸則路遠難於運送今再交與該撫等妥議恐伊等亦未必有善於經理之法著將炒麵二百餘石賞給胡土克圖並將餘剩察木多米一千九百餘石交伊暫行收管嗣後凡往西藏及往來差遣之人應給口糧者即將此項存貯之米動用支給約計一二年間即可動用完畢亦不至於

徽爛著將此詢問胡土克圖伊若情願即著管理

初十日刑部等衙門議奏

盛京員外郎江海等領出買米銀兩擅行借放取利擬

斬監候奉

上諭盛京習俗甚屬不堪若將曾經犯法之人仍留彼處勢必惑亂人心又生事端習染不能改革自雍正二年為始盛京犯法之旗人官員除發遣外其革職枷責案件完結之人俱著勒限送部該部具奏請旨嗣後永著

為例盛京風習改易時候旨再行停止

十二日河南巡撫田文鏡奏請停止城鄉分緝之例

奉

上諭覽河南巡撫田文鏡請停城鄉分緝之例廳捕協緝之條奏摺甚為允當明晰朕因向來地方失盜文武官員處分之例尚未安協年來條奏此事者亦甚多今年朕特令怡親王將各條奏處訪問漢侍衛等會同兵部酌定城鄉分緝之例使文武各有責成便於稽查兵役

各分界限免其推諉朕本意原以武弁之緝盗難於文職欲稍寛其處分今據田文鏡所奏就新例行之則武職之處分轉加嚴重與朕本意不符矣又河工通判張若矩條陳添設捕盗同知通判捕役一事經九卿議覆准行在案今田文鏡亦稱添設廳役無益於捕盗而反滋其弊端以上二條皆關係捕盗之事夫緝盗安民乃國家之要務朕時刻以之為念惟是外間州縣情形不能深知總不敢自立主見每見條陳所言似乎可採者

皆發與廷臣會議而廷臣中亦多未任州縣之人或意見不及或草率從事議准覆奏者其中倘有不便施行之處則在封疆大臣等將可行與否據實敷陳方不負朕委任之至意今田文鏡不因已經定例之故緘默不言委曲周詳直陳情事甚屬可嘉如昔年令旗丁子弟駕運糧船一事張大有在朕前承認可行朕命其擬寫勅諭伊即繕寫進呈朕以伊身任總漕所見自然真確斷不欺朕故信之不疑而舉行之及至事不可行各省

督撫等陳奏前來次年面問張大有伊奏因出自上意之事臣不敢直言是何言與以今日田文鏡所奏與當日張大有之事較之則二人之居心相去霄壤矣朕為天下主經理萬幾只期政治得宜民生受福不肯存回護固執之見不敢避朝更夕改之名如田文鏡此奏則深知朕心者也著將奏摺抄發各省督撫提鎮各抒己見悉心定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田文鏡自簡任廵撫以來體國公忠實心供職整飭吏治化導屬員懲戒兇頑加惠良善實能盡教養之道河南吏治之整理此衆所共知者且辦事明白諳練操守清廉凡陳奏朕前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毫不欺詐其誠懇之意更屬可嘉著將伊入在上三旗以示朕優眷賢良大臣之至意

又奉

上諭昨欽差四川審事侍郎黄炳奏稱知府喬鐸隱匿夔

關稅銀十餘萬兩巡撫法敏顯有通同欺隱之弊而塞欽曾為戶部司官亦在牽連之內向來朕原不知法敏之為人因馬齊薦舉用為直隸按察使又因隆科多李維鈞力薦用為倉塲侍郎後因湖北巡撫員缺一時不得其人蔡珽力言法敏宜用四川巡撫是以將伊補授湖北旋調四川乃伊自任巡撫以來專務沽取虛名並無實心辦事之處朕屢加嚴飭中外所知其在湖廣也吏治廢弛不能整理倉儲虧缺不能稽查乃傅敏憲德

接任皆一一叅出其調補四川也仍如湖廣之因循苟且朕又復嚴加訓誡總不悛改今夔關匿税一案程如絲狡獪貪婪而法敏公然扶同欺罔背負深恩甚屬可惡塞欽乃塞爾圖之子因其在部尚能辦事經管錢局料理甚屬妥協朕優陞為西安按察使兼管河東鹽務伊受格外簡用之恩自當潔已奉公黽勉効力今佛喜喬鐸作弊事件内供出伊名不容寛貸法敏塞欽俱著解任來京質對積善向為刑部司官朕觀其人甚屬庸

平因塞爾圖力薦朕因伊係阿山之子又係法敏親弟伊父兄受國深恩伊必竭力圖報故用為江西按察使及蒞任後一味沽名釣譽扶同欺隱裴𢈪度等種種不法之事伊皆代為隱匿昨乃密奏江西有富戶賭博一案臣執法究治罰米二百石而邁柱以此人所犯非實在賭博不過譙會遊戲之小節飭令從寛顯係邁柱徇私故縱等語朕接閱此奏即知積善之挾私誣枉也蓋邁柱之在江西秉公持正釐剔弊端一毫無所瞻徇若稍

存染指之念則於裴倖度陳安策孫蘭瑛諸人案內何求不得而乃貪此數百石之穀價乎此必邁柱整理江西積欵公正廉明毫不瞻顧積善不得遂其私意故以此小事排擠明係為裴倖度等報復也在朕前輒敢如此揑造誣詞肆計傾陷實心効力之大臣甚屬可惡此等居心險詐之人斷不可姑容在位以長刁風著將積善即行革職回京朕另有處分數年以來朕時時訓勉諸臣以公忠奉職為先以朋比作奸為戒今觀塞爾圖

法敏佛喜積善塞欽等之所行若此是附已者則曲為包荒異已者則力為誣陷可見朋比懷私之惡習仍固結而未解也

十四日康親王崇安等查奏蘇努遺漏未繳

聖祖仁皇帝硃批奏摺四件奉

上諭蘇努於

聖祖仁皇帝硃批奏摺面頁與

諭旨中間任意塗寫有是理乎如此之人

天地豈有不加誅戮仍令其子孫長進之理著將此摺交與
來奏事之諸王大臣閱看条奏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奏請滇黔墾荒照營田例開捐
奉
上諭鄂爾泰請開墾田事例於地方實有裨益但本内有
贖罪一款事屬難行凡罪犯捐贖其應准與否必須準
情度理細加酌量如營田水利内有贖罪之條朕令該
部隨時奏聞請旨定奪即如今日請旨者三人而朕准

其捐贖者只有一人若在外省既不能頻頻請旨而督撫等又何敢擅自定奪此則事之難行者也至於捐納一項向因各例人員甚多難於銓選故降旨停止乃數年以來捐納應用之人將次用完再越數年必至無捐納之人而專用科目之人矣從前朕意以為科目之人讀書明理其居官臨民必無蕩檢踰閑之事近見科目出身之員不但多有茍且因循之人而貪贓壞法者亦復不少至於師友同年夤緣請託之風比比皆是牢不

可破假若仕途盡係科目則彼此固結背公營私於國計民生為患甚巨今鄂爾泰所請墾田贖罪之條既不可行應酌添捐納事欵除道府同知大員不准捐納外如通判知州知縣及州同縣丞等官應酌議准其捐納古聖人立賢無方各途皆有可用之才當使之得以表見不可執一而論且使富厚有力之家叨受官職便不希冀科名萌營求奔競之妄念亦是肅清科場之道且科目中人虗聲惑衆積習相沿上司往往畏懼瞻顧而

不敢參劾捐納之員一有不善則與論不肯姑容上司易於執法況州縣佐貳等官其職掌亦不甚大倘不能稱職即便參革且選官之時朕必親行引見若才具庸常即令原品休致伊等捐納之時當先自度量而後從事朕已預諭矣將來科目之人果能痛改舊習盡變頹風朕又何樂而不信任重用之其如何開墾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盛京甚屬緊要兵民旗人最多且地方遼濶十三城相隔七八百里有餘將軍副都統俱駐劄盛京城内地方人民習氣甚惡教訓整理不能周到朕意當照吉林烏喇寧古塔白都納例各設副都統一員管理自廣寧義州錦州寧遠至山海關設副都統一員令其分轄福州雄遥南金州鳳凰城岫巖吕順等處設副都統一員令其分轄使之管理一切事務教訓衆人改易陋俗當有裨益再開原與吉林烏喇相隔六百餘里自開原押

送發遣人犯官兵往返行走月餘甚屬勞苦聞得從前以此處往返遼遠議於吉林烏喇開原適中之地在克爾素驛站左右酌設官兵以便押送發遣犯人因克爾素驛站與圍場相近恐禽獸駭逸而止今查此處雖與圍場相近仍是大路可以安設官兵惟當禁其駭散圍場耳但一經安設即係永遠居住之所必須相視膏腴可耕之地令其居住則押送發遣人犯往還可免勞苦矣著議政王大臣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議政大臣九卿各部院衙門八旗將應奏事件遲延者甚多從來寛定限期者特為難辦之事應待行查有需時日故耳今見三兩日内可以完結之易事亦謂尚未及限怠慢推諉置之不辦及至届期始行具奏與原定限期之意實屬相違凡事應隨到隨即辦理完結乃將易辦之事稽遲時日此不過從中作弊以為請託之地而已毫無裨益著議政大臣九卿將易於辦理事務

作何另定限期之處詳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趙殿最前同邁柱差往奉天其所辦之事甚屬妥協差回奏對朕見其人明白可用伊旋丁憂回籍去年冬計伊服制應滿遂特授為湖廣按察使及至來京進見其語言恍惚不似從前詢之則云途中染病近始少痊朕姑令其到任勉伊實心供職今聞其居官怠忽於刑名案件全不清楚惟知袒護科目屬員邀取虛譽趙殿

最著調來京以對品京堂用湖南按察使員缺著江西糧道李蘭補授江西糧道員缺著南安府知府蕭義宗補授蕭義宗前年引見來京蔡珽參奏係伊家開戶之人出身微賤朕觀其人尚屬可用但既係漢軍開戶之人官至郡守亦已足矣是以令回任供職停其陞轉若不實心効力定行從重治罪今聞蕭義宗在任盡心辦事聲名甚好朕思從前開戶之人多有擢至大僚者如佟鳳彩亦係漢軍開戶曾任巡撫立賢無方豈可因其

出身之微限其上進況從前蔡珽之事未曽敗露其言似覺可信今觀蔡珽劣蹟昭彰貪汙奸詐種種不法必係蔡珽索詐蕭義宗不遂其欲以致結怨故行叅奏且蕭義宗平日不肯逢迎蔡珽得其歡心即此一節亦屬可取朕之用人一秉至公因才器使初無成見蕭義宗停其陞轉之案著該部註銷

又工部等衙門議覆雲南廵撫楊名時請將鹽務贏餘銀兩修濬洱海河道奉

上諭楊名時於離任之時奏請將鹽務羸餘銀兩修濬洱海河道等語楊名時自任雲南廵撫以來於地方事務苟且因循全不經理一味沽取虛名求悅於衆滇省鹽政銅廠弊端種種俱係李衛到任之後極力整頓者而沈元佐一案亦係李衛查出凡滇省鹽務銅礦錢糧等項楊名時在任多年未能實心辦理一件逐事難辭責罰衆所共知朕因其為人雖不肯實力急公尚能巧詐潔已故姑留在任數年耳今伊當離任之時更有何顔

言及鹽政羸餘銀兩也即此修濬河道亦不過假公濟私博取去後之名如此用心尚可問乎自古善則歸君乃人臣之大義似此地方施惠之事當密行陳奏請朕諭旨如岳鍾琪之在陜西陳時夏之在江南皆以興修水利之事密奏於朕待朕降旨施行並未矜張自以為功而朕亦未嘗掩其善也滇省河道如果當修楊名時何以不行摺奏而必見之本章無非冀滇省人民感頌其善且伊從前將密奏之摺宣露於外經朕切責由今

觀之摺奏之有礙於奸詐之舉者了然而伊之情弊益顯然矣楊名時在任多年矣何不早行奏請今將離任之時亦可以待接任者舉行而乘此時急急題請者是誠何心朕辦理政事豈尚與大臣爭競聲名況君臣本屬一體大臣所辦之事即朕之事大臣之是非即朕之是非也人之怨望大臣即怨望朕也人之感頌大臣即感頌朕也但詐偽之徒巧取虛譽欲奪同官接任之美名朕斷不容耳凡以天經地義之道同寅協恭之誼為

臣子者各當凛遵如楊名時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並不知有君尚得靦顔自命為讀書人乎況鹽務銀兩原係國家公項豈可將此為邀譽沽名之具楊名時既欲加恵於地方即當自出己貲以成此舉如法敏前事一例此河所需工程若干俱著楊名時捐修每年捐修所需楊名時既已言及亦著楊名時預為交送滇省著該督撫察核奏聞將來楊名時身後著伊子孫承辦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邀譽之徒不但己身獲罪而且遺累子

孫也

十六日

諭諸王大臣等蘇努雖已削籍離宗然原係宗室之人今爾等合詞請將伊之子孫照叛逆例治罪是其子孫俱應即行正法此事甚有關係爾等具本之時隨衆列名或不便獨抒已見今朕特命爾等入見面加詢問

天地

祖宗昭察於上爾等衆人中或有一人意見不同或心中以

為尚有可寛之處尚有可寛之人可即於此時據實面
奏諸臣奏請而朕降旨其辦理之是非實君臣共之倘
有不應誅戮之人加以誅戮使朕有用刑不當之名實
爾諸臣之咎是以再加面詢若諸臣心有所見藏匿於
中而不據實陳奏將來必受蘇努之禍即已身倖免其
子孫受禍亦必與蘇努之子孫同爾等思之慎之

又奉

上諭看滿都護今日光景似出實心至於查弼納欲將蘇

努之子孫盡行正法其心較衆人更為迫切衆人所執者國法而查弼納所懷者私心也葢查弼納與蘇努既固結於先惟恐連累於後不若將伊子孫盡行剪滅永除已身將來之禍患此情事之必然者即此可見結黨之人至於事敗之後其同黨即自相攻擊小人情狀古今一轍也嘗觀自古以來亂臣賊子頃刻滅亡者無論矣如王莽曹操僥倖成事而受千古之罵名其依附莽操之人實為千古所不齒即本人之子孫皆避忌而不

認其祖父現今秦道然實係秦檜之後裔衆所共知伊則迴護支吾不以為祖此即惡人之報昭昭不爽甚於國法者也大凡要結黨與之人平時未必得其相助之力及至有事反多一等操戈下石之流則小人結黨豈不無益而有大害乎而趨附匪黨之人平時亦未必得其援引之力及至有事豈能免於牽連即幸而逃於法網而憂虞畏懼慚赧終身豈不可恥之甚乎滿都護查弼納與蘇努結交之處前後情形如此爾等諸臣皆深

知自覲切當以此為戒諸王大臣衆奏之本著交三法
司定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人當有禮義廉
恥句為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文藝
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槩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
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
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

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為人君下之為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為務而不可局於儀文末節之間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為臣皆知忠為子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

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污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羮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為人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為恥為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為堯舜為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恥之小者耳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欲為

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而其道不外禮義廉恥之四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為已任其身既即為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窺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祇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可不勉自奮立

乎朕引見新科進士之時即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為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烝烝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

十八日刑部議奏原叅署光州知州張球勒借邵言綸銀兩全完減等杖徒奉

上諭張球居心行事狡獪異常河南黃振國汪諴邵言綸

等諸案皆由張球起釁夫以田文鏡如此公正廉明之巡撫伊尚爾作奬欺蒙若遇巡撫之平庸者又當何如今黄振國汪誠邵言綸俱擬重罪而張球起釁之人反從輕擬俾得脱然事外可乎朕時以化導人心風俗為念此等不肖之徒斷難姑容令其寛縱從前朝班官員慢忽不敬此乃大體所關是以朕將失儀司官二人定以重罪後因衆心儆惕朝儀整肅遂將此二人釋放比時朕降旨云此二人從前之獲罪乃衆人慢忽悞之也

今二人之釋放亦衆人之儆惕救之也張球此案與前事相同張球著改絞監候將來朋比黨援之風果能改易則邵言綸等罪尚可寛張球亦可免死倘惡習不改將邵言綸同張球一併正法

又山東廵撫塞楞額奏報濟南社倉工程告竣交鹽法道管理奉

上諭社倉之設應聽民間自便若以官法繩之必致滋擾朕屢降諭旨甚為明晰今塞楞額奏稱山東社倉交與

鹽法道管理等語據此行之將來流弊必有累及商人之處若云商人力量有餘亦當聽其急公捐輸豈有將地方公事越格委任使其暗中賠補之理塞楞額又稱交與鹽道恐有推卸故行題請等語若係鹽道應管之事該員安敢推卸若不應管理之事又何可强其承受乎塞楞額此奏未免用巧甚屬不合著另議具奏

又署山西廵撫高成齡奏叅革廵檢薛元祐全完贓銀例不免罪奉

上諭應追入官銀兩限内全完亦不寛免其罪者特指騷擾苗蠻黎獞之人犯而言所降諭旨甚明並非内地通行之例也高成齡不看全案不察來歷妄引此例具奏實屬草率糊塗之極且各省本章内並無誤引此例者高成齡何獨錯誤至此著該部察議將此本擲還令其另行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田文鏡審擬胡大保强行鷄姦勒死曹柱兒一案依

强行鷄姦例將胡大保擬斬立决具題三法司議覆以胡大保並未成姦改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夫不肖惡徒將良人子弟强行鷄姦例應斬决况因鷄姦不從以致勒死人命則以强姦之惡徒而兼以殺人之重罪有何可矜可疑之處而反從末減若以其未成姦而改為監候則視鷄姦為重而轉視人命為輕矣有是理乎此特法司諸臣有意苛求田文鏡加以殘忍之名以致輕重顛倒失其情罪之當而不加察耳如此存私枉國法何

設使田文鏡果有錯誤朕自知之無俟諸臣如此逐事苛索也此案田文鏡所擬本為合理伊於刑名事件詳慎諳練法司諸臣中未見有能及之者若以私心苛求其短雖極當理之事亦必漫行改駁豈大臣秉公辦事之義至於刑部衙門為天下刑名之總匯亦天下刑名之標準輕重寬嚴務須持平當理方能使民協於中朕曾因該部於外省案件每事駁重諭以朕非好刻之主無庸如此迎合凡事當揆度其理酌量其人如督撫之

好寛者則濟之以嚴督撫之好嚴者則濟之以寛蓋寛嚴相濟而後得乎理之中也乃該部甫承諭旨不過一月即將田文鏡此案合理之事故意駁輕不惟欲以見田文鏡之殘忍苛刻又預料駁輕原屬非理朕必不依部議遂欲并以苛刻之名歸之於朕且必云田文鏡素性嚴刻今遵旨濟之以寛而復不允愈以見朕之好刻如此用心詭譎甚屬可惡向來有内重外輕之說大凡督撫題奏本章必勅部議覆而後施行内重外輕乃事

勢之固然也然必該部秉公當理方於國計民生有益設或一有私心遇督撫之素相親厚者則有意順從之遇督撫之素不相契者則故意駁詰之不竟成重内之弊乎從來内外輕重貴於隨時調劑原無一定人臣則無論内外不可稍有偏私為督撫者須體貼内之部院為部院者須體貼外之督撫内外之局雖分而所辦者皆國家之事安可存内外輕重之見乎如督撫徇情寛容該部據理駁奏則是外臣悦衆沽名而使人歸怨於

廷臣也如督撫執法不回該部存私駁詰則是廷臣枉法蹤縱而使人歸怨於外臣也其為獘均而已矣朕心則初無成見安有內外輕重之分凡事總歸一理務必衷於至當設使在廷諸臣不思秉公持正遇外臣當理之事皆如此有意苛索以曲遂其私及朕據理申飭或轉歸朕以重外輕內之名此朕之所不受也田文鏡具題之案經朕親覽者刑部尚敢意為輕重若此則凡外省之咨文到部由部自行定奪者其輕重失宜顛倒任

意又可知矣嗣後凡督撫咨文到部而各部駁詰非理者准督撫密摺奏聞此案著九卿問三法司是何意見如此改駁將此案主稿之員一併詳察另議具奏

又吏部等衙門議覆貴州布政使祖秉圭條奏苗疆文武官員照邊俸例陞轉奉

上諭沿海等處要缺朕曾降旨令督撫等預先保題賢員引見註册遇有缺出即行補用今苗疆官員與沿海事同一體此本内議稱俟有缺出令督撫提鎮保題等語

甚屬草率著九卿再議具奏凡沿海苗疆烟瘴邊地等
缺調補陞轉之例
聖祖仁皇帝時廷臣及督撫提鎮等屢次條陳曾經隨時酌
改朕御極以來條陳此事者亦多又經畧爲變通但有
治人無治法此事惟在實心任事之大僚秉公持正因
地制宜以期行之無弊而地方收得人之效耳
又兵部奏都統希爾根等帶領人員引
見失儀應革職奉

上諭都統副都統等引見人員往往進退參差班行不整朕教導指示約二三十次而希爾根范時捷此次實出有意違玩非尋常失儀可比希爾根著革職從寛留任至於范時捷乃年羮堯門下鷹犬年羮堯稱其才品超羣滿漢官員無與比並及年羮堯事敗其案内牽連范時捷之處甚多朕俱不行究問且念其為勳臣之後仍畀以都統重任料伊自必感朕深恩力圖報効乃歷年以來見其辦事昏庸奏對糊塗並無絲毫効力一事可

取之處揣范時捷之意或以朕處治年羹堯之故觖望於心不肯黽勉亦或才具本屬不及向因工於諂媚故年羹堯揄揚太過乃至今日底裏畢現耶范時捷著革去都統在侍衛上行走令領侍衛內大臣請旨朕非因偶爾失儀一節處分大臣特降此旨諭衆知之

又兵部議奏步軍統領阿齊圖等拏獲逃犯應行議敘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阿齊圖等各加一級紀録一次以示鼓

勵等語夫國家之典賞所當賞而罰所當罰原不專為鼓勵懲戒而設而人臣宣猷効力實職分之所當然豈必待鼓勵而後勸懲戒而後儆乎況鼓勵等字加之微員兵弁猶可若加之大臣則失體甚矣將本發還著另行具奏

又刑部等衙門議奏張鼎鼐等虧欠銅觔等項銀兩依律斬決奉

上諭三法司將虧欠正項錢糧數十萬兩之張鼎鼐張常

住李朝擬斬立決具題朕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寬仁厚德數十年來凡虧缺庫帑之員未加誅戮止令賠補完項此輩侵欺虧空盜國帑以飽私槖罪無可赦然朕亦未忍不教而殺如蘇克濟趙世顯李樹德孫渣齊之貪婪侵蝕皆暫緩刑辟責令追賠即一時未能全完尚亦各有抵項至於張鼎鼐張常住李英貴乃內務府至微極賤之人蒙
聖祖仁皇帝隆恩任用輒敢將正項錢糧冒支百萬餘兩實

為國法所不容朕復加恩令伊等將平日凡有効力之處盡行開出雖極細微俱准抵銷正項伊等加倍開銷朕俱恩准此外張鼎鼐尚欠銀六十八萬餘兩張常住尚欠銀十四萬餘兩李英貴李朝父子尚欠銀二十二萬六千八百餘兩朕猶未即加誅復給限三年令其賠補寬恩已極乃伊等用心狡惡立意不肯清還至今不但不肯完納且言實無所有此等奸猾巨蠹若不即行正法使侵虧庫項者知所儆戒則國憲何存李朝係認

賠伊父李英貴虧欠之項較之張鼎鼐張常住情罪或

尚有間此案著九卿詳議具奏

又刑部奏正紅旗佘林佐領下間散磚頭打死家人

雅哈里之妻蓋姐應照平人故意毆殺奴僕例擬以

枷責將雅哈里并伊母交與該旗變價給還伊主奉

上諭磚頭打死家人蓋姐一案據該部奏稱應將蓋姐之

夫雅哈里變價給還伊主等語家主打死奴僕有出於

故殺者有因奴僕獲罪而毆打致死者其父母妻子自

應分別安頓豈得一例變價嗣後故殺奴僕者其被殺奴僕之親屬願投何人應聽其自便此本發還再議并定例具奏

又署山西廵撫高成齡奏平陸縣知縣何廷元實屬無為應改教職奉

上諭高成齡奏稱知縣何廷元實屬無為請改教職等語古稱大舜無為而治蓋無為而無不為也朕治天下只期諸事辦理不致曠廢原不務有為之名若該員不能

稱職則當叅其庸劣廢弛今將不能辦理事務之人乃加以無爲字樣寫入奏章實同兒戲又高成齡於薛元佑本内誤引騷擾苗蠻定罪之例看伊近來辦理事務糊塗昏憒錯誤種種將本發回何廷元准改教職著另行具奏

二十日廣西廵撫甘汝來奏請將記名人員

命往補授正印雜職各要缺奉

上諭據甘汝來奏稱廣西緊要之缺請將記名人員補授

等語大凡引見人員朕不過覩其舉動奏對似覺可用者即便録用或偶有記名者亦即遇缺補授並無預備多人以待各省督撫奏請分發之理即使要缺需人該督撫祇應請旨勅部揀選方為得體甘汝來此奏甚屬糊塗孟浪著另行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怡親王奏稱玉田縣之還鄉河隄岸衝決附近之田禾廬舍有被淹傷損之處朕心深為軫念著散秩大

臣常明率同御史勒音特錢兆沆二人前往悉心查勘並帶帑金二萬兩速行賑濟若有動用倉穀之處將本縣倉穀即行動用務使小民得所不致流離再被水地畝本年應納之錢糧著行緩徵朕本欲加恩將本年錢糧全免但恐此時有已經完納者著將被水之地明年錢糧蠲免一年該地方有司應加意撫綏以副朕愛養窮民之至意

又奉

上

諭噶爾弼在軍前干犯重罪應行正法監候在案朕因其諳練明白宥其前愆望其感恩改悔施恩格外畀以前鋒統領都統之任後見伊辦理旗下事務甚好適因奉天將軍員缺一時不得其人故將伊補授諄諄教訓奉天一切事務廢弛應實心整理不得瞻徇情面所以待之者甚厚而任之者甚重矣伊父亡故多年朕追叙其舊日從征之勞從前該部不准議叙因伊陳奏而特旨加以殊恩曠典是不但伊身受朕赦罪録用之深恩

即加恩伊父一節伊亦當感激致身圖報乃伊自任將軍以來雖無貪贓枉法之罪而一味模稜諸事苟且全無實心供職之處深負朕恩正欲加以處分不料已伏冥誅此伊負朕恩之報也著革去職銜以彰國法其棺柩不准入城

又奉

上諭蔡起俊向為刑部司官把持部務聲名甚是不堪及任雲南知府旋以議敘應陞道員其任內劣蹟甚多本

當治罪朕因其辦理軍需可嘉而才尚可用望其改過自新是以格外加恩用為湖北按察使乃伊到任後不能潔已奉公操守又復不堪向日為隆科多門下走狗舉國共知朕知其不可外任故調取來京授以京堂之職伊不知感恩悔過滿懷怨望見於辭色嗣因軍前奏銷案件多年未清朕欲遣官前往會同綽奇查核以蔡起俊久任外官又曾効力軍前諳練錢糧事務是以令同傅泰前往清查伊等起身之時朕切加訓諭至再至

三蔡起俊自應感朕委用遵朕教誨實心辦事同寅協恭方可以贖前愆而清積案乃蔡起俊懷挾私心舉動乖張剛愎自用一切事件不與傅泰公同商議及到京覆旨又以己意妄行陳奏摺中列傅泰之名並非傅泰之意蔡起俊狂悖專恣意欲紊亂國政甚屬可惡著將蔡起俊革職拏問以為欽差不秉公者戒令該部將伊從前所有過犯案件悉行查出嚴審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昔年曾奉
聖祖仁皇帝諭旨海外噶喇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
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賊盜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
往往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預為措置欽此隨經廷臣
與閩廣督撫議令內地之人留在外洋者准附洋船帶
回內地奉
旨准行在案此乃
聖祖仁皇帝綏靖海疆且不忍令內地之民轉徙異地實仁

育義正之盛心也但數年以來附洋船而回者甚少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不論年月之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飄流外國者愈衆矣嗣後應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意不許令其復回內地如此則貿易欲歸之人不敢稽遲在外矣將此交與高其倬楊文乾常賚悉心酌議並如何定限年月之處一併詳議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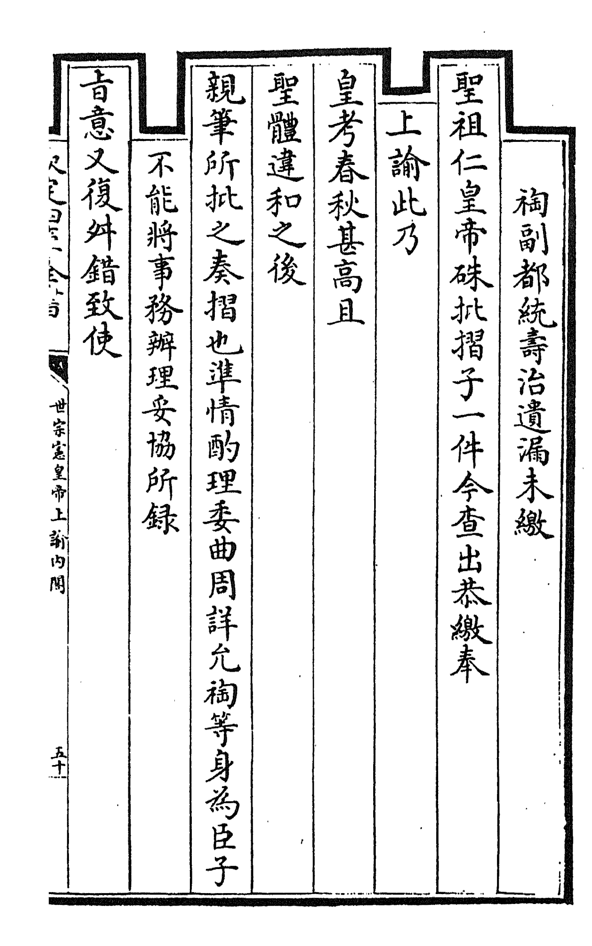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兵部議奏良鄉防守禦胡什巴屬下兵丁向知縣冉裕棐告借兵糧不肯給發喧嘩公堂以致兩相揭報應請差官審理奉

上諭此事顯而易見何必差官審理從前滿洲兵丁俱各遵守法度愛惜顏面如公攤公派之事從未有告訐該管官員上司之理即給發錢糧少有躭延亦静聽該員給放之時支領不似漢軍緑旗兵丁因錢糧等項少有躭延即赴上司衙門控告諠譁也近來滿洲亦稍染此

習矣今良鄉縣駐防兵糧若係應給之項知縣不行給
發防守禦胡什巴理宜向知縣講明令其給發若再不
給發良鄉縣密邇京師胡什巴即應申報該部該旗具
奏乃胡什巴並不向該縣講明又不申報反縱容兵丁
家屬赴縣告借糧米如係應給之項豈有借貸之理甚
屬藐法無恥滿洲兵丁斷不可令染此下賤之習胡什
巴既不能彈壓於事前又復揑詞粉飾具報殊屬可惡
著將胡什巴革職並現獲生事兵丁爾部差司官一員

一併鎖拏來京嚴審定擬具奏其餘兵丁著問明知縣冉裕棐凡此案內有名者俱令其舉出亦著鎖拏來京審擬將伊等妻子亦皆帶回京師即歸本佐領聽用當差若有平素守法應留駐防者令該縣保留兵丁倘皆生事不法亦著該縣據實舉出一併連妻子撤回交與該旗所缺之兵著該旗如數另選派往駐防其防守禦員缺交與該旗開列具奏

二十五日鑲黄旗都統鄂善等摺奏前任都統公允



裪副都統壽治遺漏未繳

聖祖仁皇帝硃批摺子一件今查出恭繳奉

上諭此乃

皇考春秋甚高且

聖體違和之後

親筆所批之奏摺也準情酌理委曲周詳允裪等身為臣子

不能將事務辦理妥協所錄

旨意又復舛錯致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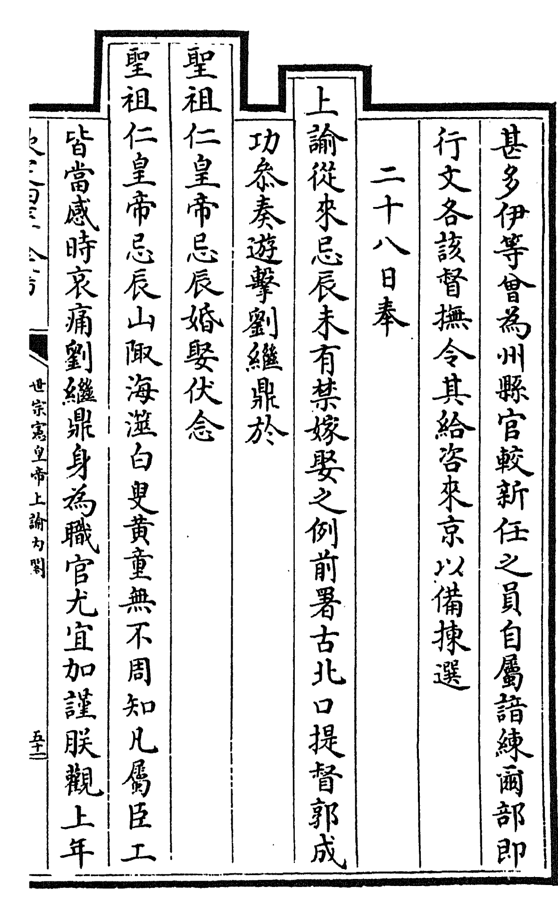
聖心煩勞細加改正揆以臣子之道於心忍乎朕恭閱之下實切慘痛向來諸臣辦事之草率

皇考聽政之煩勞大率如此

御筆硃批細改奏摺甚多朕皆敬謹收藏尚未忍展視者甚多今因鄂善等呈繳前來故宣示諸王文武大臣等知之

二十六日

諭吏部各省服滿候補人員或因補官之期尚遠在籍者



甚多伊等曾為州縣官較新任之員自屬諳練爾部即
行文各該督撫令其給咨來京以備揀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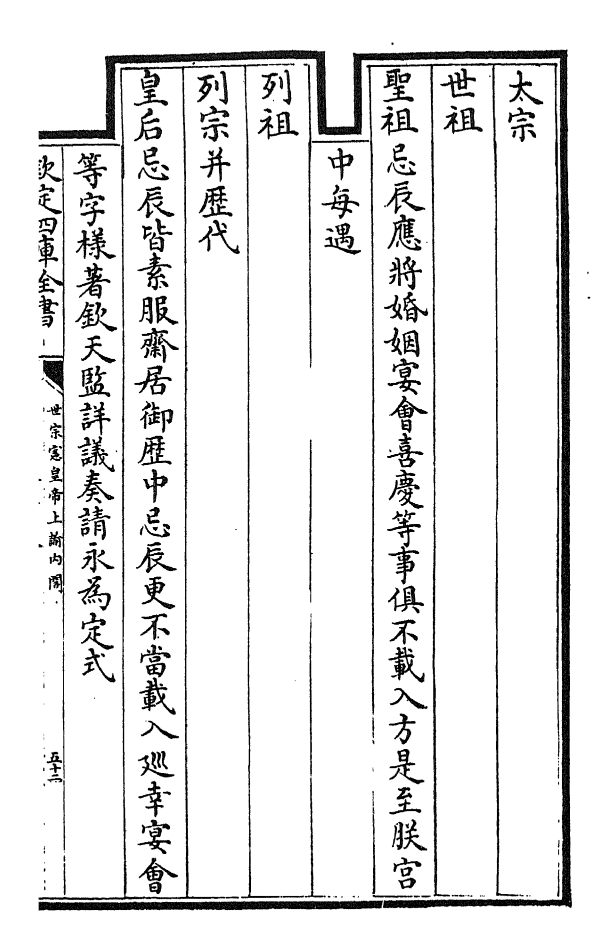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奉

上諭從來忌辰未有禁嫁娶之例前署古北口提督郭成
功叅奏遊擊劉繼鼎於

聖祖仁皇帝忌辰婚娶伏念

聖祖仁皇帝忌辰山陬海澨白叟黃童無不周知凡屬臣工
皆當感時哀痛劉繼鼎身為職官尤宜加謹朕觀上年

歷本所載此日又非婚娶之期劉繼鼎乃敢肆意妄行
為此蔑禮喪心之事業將伊革職交部從重治罪矣但
歷日為天下臣民遵行之本今朕查閱雍正五年御歷
於
聖祖仁皇帝忌辰註有婚姻宴會字樣又查通行歷本所載
字樣亦同以如此斷不可行之事載入歷中草率舛謬
甚屬不合嗣後通行歷本中逢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忌辰應將婚姻宴會喜慶等事俱不載入方是至朕宮
中每遇
列祖
列宗并歷代
皇后忌辰皆素服齋居御歷中忌辰更不當載入巡幸宴會
等字樣著欽天監詳議奏請永為定式

又奉

上諭倉場米石乃國計民命所關顆粒皆當珍惜必廒座堅完無損壞滲漏之處米粟方不至於霉爛國家政務莫重於此朕宵旰勤勞時切廑念百計經營布置即如廒底之板及四圍之牆尚不惜數十萬帑金創造修整則身任倉場之責者自當加意慎重以仰副朕懷倉廒

上蓋修理乃極易之事況伊等屢次奏過不時動荼果銀兩修理朕意必然完固豈有廒座損漏至此而竟置

若罔聞托時陳守創身任倉場全不實心料理以致各倉廒座損壞滲漏處凡九百二十九座米粟竟有霉爛者負朕委任深恩實出意料之外況托時陳守創常常進見亦並無一語奏聞甚爲溺職著將托時陳守創及各倉滿漢監督盡行革職解任至御史殷式訓專司查倉之責乃敢扶同徇隱亦著革職解任凡各廒座損壞滲漏之處俱著動支正項錢糧修理若仍交與舊任各員必致茍且塞責虛費錢糧不能實在完整著欽差都

統御史通永道等同新任倉場侍郎監督官員實心料理務期修理完固仍著托時陳守創殷式訓及解任之舊監督一同看視每倉修理動用錢糧若干即著本倉監督與托時陳守創殷式訓分賠補項其有霉爛米石亦著伊等照數分賠其舊任監督著議政王大臣會同大學士詳加訊問如有本倉廒座全無損漏者仍留原任將新補監督撤回如從前曾將滲漏之處詳報倉場者著將情由聲明奏聞至各倉監督應賠之項如照數

全完准與開復凡事當積玩相沿之時非大加改易不能整頓吏部侍郎岳爾岱順天府府尹劉於義著補授倉場侍郎其各倉監督員缺著各部院速即挑選人員引見順天府府尹事務著申大成暫行署理

又順承郡王錫保等摺奏賈富成私買甲米放印子錢應交部治罪奉

上諭部務甚多此事不必交部爾該旗即行辦理令兵丁等喜喪之事俱有恩賞銀兩儘可治辦完備乃仍責錢

糧米石借用印子銀若不將此追出徒令其儌幸耳將賣錢糧米石及借印子銀人之已還未還本利銀兩悉令追出賞給拏獲之官兵嗣後如有買人錢糧米石及放印子銀者一經拏獲即照此例賞給拏獲之人再如七八人同賣錢糧米石借用印子銀其中若有一人首出將伊等所借已還未還銀兩悉令追出賞給遵旨實首之人佐領驍騎校係承辦佐領事務之員乃於該佐領內之事不能稽察相應革退將賣錢糧米石及借放

印子銀人等如何治罪之處一併定議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舉人臣張護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十九

雍正五年七月

上諭三十二道

初一日奉

上諭上年湖北地方數州被水收成歉薄已降諭旨令該有司動用倉穀減價平糶以恤窮民今聞本年四五月間有數處雨水稍多江漲泛漲沿江之地罹於水患如

武昌府屬之咸寧蒲圻嘉魚三縣武昌武左二衛漢陽府屬之漢陽漢川二縣荆州府屬之江陵縣荆州衛黄州府屬之黄陂黄梅二縣俱係濱江之地田畝有被淹之處米價漸昂朕心深為軫念著該地方官加意撫恤朕又思此縣衛數處既經被水若仍令其輸納錢糧民間未免力竭著將今歲錢糧全行蠲免倘有已經完納者准作雍正六年應完之項此朕格外施恩該地方大小官吏務須實力奉行使小民均沾恩澤倘有絲毫侵

隱假借之處一經察出定行從重治罪再各省藩庫俱有酌留銀兩備用因湖北並無存剩銀兩是以未曾酌留今既有蠲免之州縣恐俸餉公用等項一時或有不敷查湖南藩庫有存貯銀三十萬兩著將銀十萬兩就近撥解湖北布政司再將兩淮鹽課撥動二十萬兩以十萬兩解送湖南補項以十萬兩解送湖北備用湖北既有銀二十萬兩則公項需用可以動支俟徵收還項時即充藩庫酌留之數又聞湖南近江州縣亦有數處

被水著總督巡撫確實查明亦照湖北咸寧蒲圻等縣
衛之例將今歲錢糧蠲免户部即遵諭行

初二日禮部遵

旨查奏

陵寢神龕帷幄色樣舊例奉

上諭覽所查奏既稱檔案未曾記載原由朕悉心斟酌

陵寢神龕寶座供奉之物色理應相同但供奉多年不敢輕
易更換俟年代久遠遇應更換之時著俱用明黄色

初三日奉

上諭頃岳鍾琪奏稱四川成都府城中有一男子沿街叫喊說岳鍾琪帶領川陜兵馬欲行造反其人已被提督黃廷桂拏獲臣不便擞訊又不敢隱匿等語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至有謂岳鍾琪係岳飛之後伊意欲脩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不但才兼文武懋著功勲而其一片赤心公忠純篤求之古名臣中亦不易覯朕

是以任以西陲之要地付以川陝之重兵蓋深知其必能造福封疆而深信其斷不負朕也若云岳鍾琪或有貳心朕當力保之而憸險姦邪之徒心存悖亂不得遂其私意是以造作蜚語煽惑人心讒毀忠赤之大臣以推折國家之柱石其罪可勝誅乎凡此造言生事之姦人蓋由不知朕之心并不知岳鍾琪之心且不知朕君臣相信之心而欲肆其鬼蜮之伎倆此不過自昧良心自速禍患耳於岳鍾琪何傷乎上年黃廷桂赴任時朕

即諭之曰人之謗毀岳鍾琪者多若再有浮言爾切不可聽惟當與彼合力同心以辦公事是朕早已料之於先矣今此成都造言之人斷非出於無因或蔡珽程如絲輩懷挾私怨暗中指使或再有播弄之人均未可定著交與黃炳黃廷桂會同嚴審務將實情究出勿令本人畏罪而自盡勿令姦人殺之以滅口此事關係誣謗國家大臣重案非民間誣告比也至云岳鍾琪帶領川陝兵馬造反向來川陝兵民淳良忠厚且受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朕即位以來又屢加恩惠伊等至誠感激西省數年用兵軍民人人踴躍急公俱云我主之事我輩應當効力從未聞如浙省刁頑無知之風出一怨言其尊君親上之習實衆所共知共聞者今姦民乃云欲從岳鍾琪謀反是不但誣岳鍾琪一人而并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喪心蔑理干犯王章莫此為甚可惡之極黄炳等務將實情審明具奏

又

諭吏部各衙門筆帖式在部院辦事者俱係將來陞用堂司官之人雖經考取必當慎重揀選補用方於部務有益嗣後補用筆帖式時爾部將應補之人俱帶來引見朕酌量補用其不及者另降諭旨不必辦事之日隨便皆可帶來再筆帖式内若有不願在伊本衙門行走因而告病解退希圖另補好缺者其起補時俱着於伊本衙門缺出補用再咸京人員赴任向來原無憑限往往

補用之後經年累月逗遛京城或在彼處閒住竟不到任其堂官亦不咨查至現任官員有告假來京者亦多無故稽留不回本任以致部務廢弛此等風俗不可不加意整理嗣後選補盛京官員以奉旨之日為始扣限一箇月到任若有違限者該堂官查明咨部題參照例議處除公事差遣外有告假來京者該堂官奏明奉旨給假方准其來京

初四日

諭部院八旗大臣今日旗下大臣奏稱馬武家人普大藏匿隆科多銀兩擬以枷號鞭責等語隆科多銀兩與馬武家人何涉乃公然敢為隱匿該旗止擬以枷責完結明係瞻徇情面朕已諭令改擬具奏矣伊等倘謂馬武生前効力有年欲為原諒亦祇可施之馬武本身何得並免其家人之罪耶從前屢降諭旨令文武大臣各將家人嚴行約束無得聽其朋謀結黨串通生事反覆訓戒至再至三無如漸染既久積習尚未盡除凡屬旗人

一入大臣之列即有一出名之管家內外傳播諸大臣之管家即於同類中輾轉糾合彼此相邀飲酒唱戲結黨營私各將主人百般引誘黨與之結大槩多由此起入伊等之黨者則於伊主之前將入伊黨之主人稱揚贊美令其主人亦互相交好成黨不入伊等之黨者則於伊主之前將非伊黨之主人離間陷害令其主人亦互相傾軋成讐夫家主果念家僕出力欲加撫育之恩亦祇宜於家門之內加意恩養何必縱容結成黨與以

伊等之好惡為從違乎如此則大臣等非驅使奴僕直為奴僕輩所驅使耳況縱僕在外招摇生事實為可恥何得轉以為榮及至劣跡敗露爾等為其所累誠何若乃爾耶家僕結黨雖屬細事此風關係匪輕嗣後文武大臣等嚴行束約家僕實力稽查務使各安本分勿得縱容結黨倘仍前玩忽不加嚴禁致復有結黨生事妄為者經朕聞知必將此等惡僕即行正法著通行傳諭八旗以及內府佐領咸使知之

又吏部奏工部尚書李永紹修造
殿試桌椅遲延復揑奏已經收貯應革職奉
上諭朕即位時聞李永紹居官聲名不好是以調任盛京
工部侍郎令其効力贖罪伊在奉天實能洗心改過聲
名甚優故擢用工部尚書乃伊自任尚書以來並不實
心効力所辦事務舛錯謬妄從前尚可藉口以阿其那
牽制伊不得自由為詞近年以來舛錯之處伊為尚書
咎將誰歸如

昭西陵碑文鐫字及恭建
聖祖仁皇帝聖德神功碑關係
祖宗重大典禮伊皆因循怠忽又如製造戰船礮火器械行文錯誤修理大城牆垣故意遲延其他交部議處之案甚多今此備造殿試桌椅一事明係有意欺隱姑念其年老効力多年從寬免其革職著降三級休致其工部尚書員缺著黃國材補授
又刑部奏原任莊浪同知王廷松那移茶價銀兩應

追補仍於遲煐名下追茶葉三千包入官奉

上諭凡缺欠錢糧著落賠補之案本人不能完補乃再於應賠之人著落賠補勿令重追屢降諭旨甚明今刑部既議王廷松那抵借與遲煐之三千包茶價銀九百兩著落王廷松賠補又議於遲煐名下追茶三千包入官似此重複著追甚屬不合著再議具奏

又工部議覆奉天府府尹尹泰請修理奉天城垣奉

上諭工部諸事廢弛於一切工程全不詳悉察核今尹泰

奏請修理奉天城垣其應修之處或係舊日傾頹或係近今損圮該部並未詳察聲明甚屬疎忽此城工著照尹泰所請修理其從前如何傾圮及今如何估計修理之處交與伊禮布武格一併查明具奏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嵇曾筠奏報伏汛奉

上諭齊蘇勒嵇曾筠奏報伏汛疏内稱頌之語俱有洪福齊天河伯効靈字樣朕敬

天祀神至誠至恪如齊天字樣實為越理即効靈字樣朕覽

之心亦不安嗣後內外臣工本章內將此等祝頌之語
通行禁止
又浙江巡撫李衛奏管理南新關王鈞補足額稅奉
上諭大凡關稅缺額例應題叅處分其該管官員有設法
彌補者乃係自顧考成期免叅罰無具題聲明之例今
李衛將王鈞彌補情節具題不合但王鈞於浙江地方
公事曾有効力之處今又將缺額關稅補足著交部議
叙後不為例

初五日奉

上諭昨塞爾圖等議奏隆科多菩薩保不法一案悖謬之極塞爾圖素性濫交生事凡屬重案多有牽連如年羹堯蔡珽之案伊俱沾染朕皆從寬不行深究令伊又袒護隆科多徇私枉法情弊顯然此等背理之事豈能在朕前欺誑乎凡當日

聖祖仁皇帝屏棄不用之人如阿其那鄂倫岱噶爾弼法海額爾金能泰塞爾圖等朕即位以來念伊等皆歷練事

務之人故復任使冀其自能洗心滌慮以贖前愆豈知伊等下愚不移有過而不知改有恩而不知感任用未久諸事敢露干犯王章仰見

皇考知人之明洞察其隱微而預知其終身也似此下愚不移者甚多難以枚舉朕之知人實不及

皇考之萬一中心愧服今因塞爾圖之案將朕心抱慚之處諭令諸臣知之

又奉

上諭御史博爾查明
陵寢所用器皿並將製造遲延之司員糸奏甚是從前朕將
尹泰授爲盛京禮部侍郎又總管
三陵事務原令其悉心辦理以除向來廢弛之習乃此項器
皿尹泰並未稽查陳奏甚屬怠忽負朕簡用之恩著將
盛京禮部事務交與武格兼管博爾所奏即令武格查
明議奏昨博爾賫送奏摺之人係乘驛馬前來從前屢
降諭旨非係緊要本章不得擅用驛馬今博爾家人賫

送奏摺輕動驛馬而盛京兵部即行給與均屬不合著
察議具奏

初八日奉

諭吏部八旗恩廕本具奏完日將降授三品廕生之公侯
伯及官員等傳集宣諭曰爾等現今職分應得一二品
廕生因爾等平日自暇自逸不肯盡心宣力爵高祿重
而並無效法祖父圖報國家之心亦不以文學武藝訓
教子弟徒恃父祖舊勞累世榮顯凡遇公事因循怠忽

規避不前惟知縱酒賭博全無上進之念所以將爾等子弟降授三品廕生且爾等子弟年俱幼穉若得一品二品廕生當即以員外郎主事補用補官之後才質庸碌不能辦理部務徒被叅革亦屬可憫今暫給三品廕生正欲使伊等勉力學習若果能勤謹自立自可造就成人朕非輕視功臣而重待部院官員也惟望爾等嗣後黽勉向上如爾等子弟有學習成材之一日爾等本身即可懇恩具奏朕固樂於加恩若爾等子弟內誠有

才質英俊可膺一品二品廕生之任者爾等今日即可陳奏朕亦樂於加恩仍賜以一品二品廕生

又署福建廵撫毛文銓題參汀漳道劉燦等互相揭告俱請解任質審奉

上諭朕看劉燦為人麤鹵不識大體則有之若貪贓枉法之事可以料其必無聞伊到任後揭報屬員虧空被人將伊揭帖藏匿伊心憤激於衆人前以首觸牆旋即具詳辭官因士民多人環繞攀留而止今毛文銓所參道

府互揭一案其過自在耿國祚魏彪耿國祚深負朕恩甚屬可惡耿國祚著同魏彪解任質審劉燦仍著在任質審俱交與楊文乾常賚審明定擬具奏

又刑部侍郎黄炳等奏明會審程如絲販賣私鹽喬鐸隱匿𡩋關税銀等案奉

上諭此案内程如絲所差廵兵甚多黄炳未曾詳究又據程如絲自認販賣私鹽四萬餘包而蔡珽推為不知程如絲私販之事焉有私鹽至四萬餘包之多而蔡珽不

知之理黄炳亦未將此處究問且所審喬鐸隱匿夔關稅銀一案佛喜通同作弊之處本内亦未置議黄炳辦理此事甚屬不及但程如絲蔡珽已擬立斬罪無可加而案内牽連各犯多人一加駁詰又至遷延拖累是以交與法司議結將來黄炳尚有另行差委之處倘似此草率審理定一併嚴加議處程如絲名下應追贓銀甚多其原籍家産交與浙江廵撫李衛查明其任所貲財交與四川廵撫憲德查明勿令絲毫隱匿佛喜負恩作

姦甚屬可惡著將伊布政司任內錢糧事件速令交代清楚用九條鎖拏解來京質審

初十日奉

上諭七月初一日朕曾頒諭旨云從來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凡地方水旱災祲皆由人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闕失或督撫大吏不修其職或郡縣守令不得其人又或一鄉一邑之中人心詐偽風俗澆漓此數端者皆足以干

天和而名災祲是以朕諄諄訓飭頒發諭旨至再至三而宵旰之時無刻不深乾惕但天下至大兆民至衆察吏之責莫如督撫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若地方有司官果能視民如子休戚相關平時化導有方痌瘝一體則民氣舒暢而乖戾潛消設偶遇雨暘愆期又復為民請命虔誠祈禱自可挽回

天意感召休和如張堪之麥秀兩歧魯恭之蝗不入境史冊所傳皆實有其事實有其理非虛語也近見有司官平

時不能盡愛養之道民生不厚民俗不淳既足上干天譴及遇水旱又漠不關心不知悔過自省縱事祈禱虛文亦不過勉强塞責甚至不肖之員惟恐報災蠲賦已身不得火耗羨餘而隱匿不報者有之又或本身原有虧空轉兾水旱得邀賑濟以便開銷而百姓並不沾顆粒之惠者有之似此居心行事竟將民生疾苦視同陌路則民氣鬱而不舒何以弭天災而召豐穰乎朕為天下主凡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皆朕躬之責亦難推

諉於臣工況臣工之是非即朕之是非朕又何能推諉乎若言可推諉即近在京畿地方亦府尹刑部之責言不可推諉則雲貴邊方之事亦朕視同畿內一體辦理之事也如何分得近遠用人察吏之道各有等次朕所察用者督撫也督撫所察用者有司也若督撫不得其人朕之過也有司不得其人則督撫之過也至地方百姓不能為之遂生復性捍患禦災則其過專在有司矣夫為政之道在於得人而用人之法只得博採輿論然

使但以輿論為憑則如裴𠌫度張楷人皆稱其秉公持正謹慎和平及至近日江西虧空畢露弊端種種皆裴𠌫度張楷任内之事伊等從前肆其巧詐茍且因循貽害地方其罪實難寛貸至如河南廵撫田文鏡者尚有天理良心喪盡之李紱謝濟世等誣為貪婪如此不辯公私顛倒是非實可為歎息流涕朕御政五載如此者不可枚舉只就田文鏡裴𠌫度兩人言之則輿論之不足憑顯而易見矣輿論既不足盡憑則人之賢否何由

而知只得試用之以覲其後此即古聖人明試以功之意若試之而稱其職豈非朕心之所樂願倘試之而不稱其職自當速行更換豈有劣員既經敗露尚可姑留在任乎乃無知小人不知朕進退人才之苦心而輒有輕於去留之私議此則愚昧之甚者也如田文鏡在任五年朕因其有益於地方屢欲用為總督尚不忍令其輕去豫省裴𢓨度在任一無善狀朕惑於輿論姑留至於三年以致江西吏治廢弛至此至今朕心悔不早去

尚可謂朕之用人輕於去留乎為督撫者當體朕察吏安民之苦心竭誠秉公為國倡率百僚使地方有司皆能實盡父母斯民之道則上與下合為一心官與民聯為一體和氣致祥休嘉日集斷不致旱潦之為憂矣今年春月直隸地方有數處少雨朕心軫念不遑寧處降旨詢問而總督宜兆熊劉思恕坦然奏稱今歲閏月嗣後得雨亦不為遲朕已降旨切責如此存心怠忽豈能感召

天和從前雍正二年春河南地方少雨田文鏡具摺奏聞詞意懇切憂民之心露之章句朕覽奏為之心動竭誠祈禱乃伊摺奏到京之二日河南即得大雨朕先亦曾明諭自此以後三年之内豫省皆獲豐收連歲穀秀十三穗麥秀兩岐可見至誠感格無有不應凡封疆大臣皆能如此存心則地方斷無不受福之理田文鏡當加殊恩以奬忠誠任事之大臣著加兵部尚書銜授為河南總督總兵以下聽伊節制此係特恩不為豫省定例朕

意各省地方莫要於水旱之事當定為地方官之考成除直隷之玉田寳坻等處江南之泗州盱眙等處湖廣之江陵沔陽等處廣東之圍基等處皆濱江近河素稱沮洳之地似此等地方難以定議外其餘地方官員倘有政治不修化導不力以致民氣不舒災祲見告者或有自顧己私匿災不報者應作何嚴加處分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如此則人人知敬
天勤民之道矣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朕所降諭旨丁寧往復

無非念切民生然必奉行盡善方收實效即如社倉一事朕數年以來屢屢降旨但可勸民自為不可繩以官法前楊宗仁在湖廣銳於舉行而州縣官遂迎合其意勉强行之近日竟有官吏將此項米穀侵那者此即奉行社倉之弊非朕之意也又如民間向來多將膏腴之壤栽種烟果以圖重利朕慮其拋荒農務諭令有司善為勸導使知務本諭旨甚明並非迫令一時改業也今聞有將民間已種之烟葉竟行拔去者此時既不能樹

藝五穀而已種之物又復棄置豈不農末兩失大負朕愛養百姓之初心耶朕所降諭旨明白周詳而奉行者如此舛錯皆係愚劣官員不能領會且遠鄉僻壤之地未曾曉諭周知此皆地方大吏疎忽之咎著將此諭旨遍傳直省務使遠鄉僻壤咸共知之嗣後凡朕令遍諭之旨倘有遺漏宣示不及之處經朕察出定嚴加處分此乃初一日所降諭旨也乃數日以來陰雨連綿不見晴霽朕甚憂畏虔誠修省細思近日用人行政之處可

以自信或因前日頒發諭旨欲將地方水旱定為有司
考成之處其事有所不可故
上天垂象以示意耶其以水旱為考成之處不必定例大學
士九卿不必議奏著將前後所降諭旨彙寫一處仍復
通行並令大小官員各錄一道存貯官署以自儆省且
使知朕敬
天乾惕之至意期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其餘仍照前旨
行

十一日奉

上諭

龍神散布霖雨福國佑民功用顯著朕在京虔設各省

龍神像位為各省祈禱今思

龍神專司各省雨澤地方守土大臣理應虔誠供奉朕

特造各省

龍神大小二像著該省督撫迎請供奉本地虔誠展祀

十二日欽天監奏定歷式奉

上諭民歷內逢忌辰之日暨柱上楔開市此三事不必刪去著另行改寫具奏

又直隸總督宜兆熊摺奏直隸近河地方堤岸決口有傷田禾奏

上諭派出那蘇圖傅泰班第每人各帶銀二萬兩前往直隸地方有應散賑之處即行賑濟務令窮民得所

十三日奉

上諭前聞湖南濱湖之州縣有數處被水已降諭旨令湖

廣總督會同湖南巡撫查明加恩賑恤今據布蘭泰奏報今年五月以後雨水稍多兼之川襄水發匯赴洞庭其近湖低窪之處有湘陰益陽巴陵臨湘華容澧州安鄉岳州武陵龍陽沅江等十一州縣衛申報被水已經委員查勘動支公用銀兩賑恤其餘長沙等九府州屬各報早稻已於六月初收成約計有八分九分十分不等其中晚二稻盡皆秀發八月俱可收穫目今米麥價值俱已平減等語朕前令該督撫行查湖南被水之地

今據布蘭泰奏報十一州縣衛甚為明晰此數州縣連年被水甚為可憫著照湖北被水之地一體加恩雖據布蘭泰奏稱已經動用銀兩委員賑恤朕恐所發之銀或未敷用著再動用司庫帑銀二萬兩作速確查散給務使窮民均沾實惠如王國棟已經到任即交與王國棟料理至湖南湖北近江濱湖之地雖地勢低窪易至泛溢然居民常被水患朕心甚為憫惻或有隄岸未修或有疏濬不力務須設法經理以安民居俟邁柱到任後

會同湖北湖南廵撫悉心商酌將如何興修防護之處詳悉速議具奏又聞近日湖南米價稍貴之時即有姦民撑駕小舟指稱被水災民求乞米糧而搶刦客舟財物者凡屬良民斷無有因一時被水米貴而肯甘心為盜之理此皆平素兇惡匪類胸懷詭詐乘地方稍有旱潦遂以迫於饑寒為名煽惑衆心妄行不法甚屬可惡即如向來京城地方偶值陰雨車輛難行米價亦覺驟長此尋常各處必有之事豈容小民藉口以為非乎據

布蘭泰奏稱湖南生事為首之姦民已被擒獲著該撫嚴加審訊或另有指使之人或再有兇惡之黨務期究問明白不可言迫於饑寒不得已而為此少加寛縱也著分别首從定擬具奏

十五日河道總督齊蘇勒題參副將興王政苛刻兵丁以致交甲鼓譟奏

上諭興王政係興永朝之子朕念興永朝當日為人直率而隆科多又在朕前力薦興王政是以從前降旨將伊

調來引見乃看其人甚是麤莽朕嚴加訓飭令其勤慎
供職屢年以來張大有進京陛見朕問及興王政張大
有力言其居官甚好朕因張大有之言是以將伊容留
在任然副將中稍可簡用之人朕俱擢為總兵而興王
政仍為副將者朕原知其不可大用也想伊見朕未曾
加恩益加怠玩不存上進之志齊蘇勒疏稱兵丁怨其
刻薄料必實有其事著將興王政革職拏問交與范時
繹嚴審定擬具奏至該營兵丁等果有被屈情由理應

赴上司衙門控告何得倡率喧譁目無國法著范時繹嚴提究審將為首者按律治罪其願退名糧者俱著革去兵丁押回本籍令該縣嚴加管束不許復生事端倘再有過犯從重懲治

十六日兖州總兵官栢之蕃奏報糧艘出境奉

上諭向來催趲糧艘各官祇圖船隻速出汛地往往不顧風色順逆及水勢大小催迫前進糧船致有疎虞嗣後糧艘經過之地若遇風水未便應與運官公同計議不

得躉行以卸巳責倘有疎虞之處應將運官及地方官一同議處其如何定例之處著九卿詳議具奏

又湖南巡撫布蘭泰叅奏攸縣革職知縣陳溥虧空倉穀接任知縣蕭思諤揑報全完應追賠議處奉

上諭據奏攸縣革職知縣陳溥任內浥變倉穀未經買補足數而接任知縣蕭思諤揑報全完蓋因蕭思諤與陳溥同屬科甲故爾徇私袒護朋比為姦設遇李紱楊名時為督撫則必因其為科甲而代為容隱矣朕因科甲

互相袒護之惡習大有關於人心風俗是以屢降諭旨訓飭再三而伊等尚不知悛改今蕭師諤既敢扶同揑報應令代為賠補俾得遂其袒護科甲之心其鈌少穀石勒限一年俱著蕭師諤完補如逾限不完著監禁嚴追若蕭師諤實在力不能完照例治罪再於陳溥名下追補

又署湖廣總督傅敏奏黃州府知府王琴請告終養

奉

上諭王琴於上年二月補授黃州府知府到任一年即請終養既稱伊母年老何不歸養於一年之前而乃待至到任一年之後若論未經出仕之人或因冀得一命以榮其親而到任未久即告終養者其情尚有可原如王琴則已歷數任陞授知府非初任者可比此必黃州任內有不稱伊願之處故借此規避情弊顯然嘗見不肖之員始則用意覬望冀得美缺及身到地方稍不如意輒以親老為辭巧於脫卸是以父母之年為已身趨避

之計於臣則為不忠於子則為不孝其為世道人心之害不淺前檢閱查嗣庭筆札見州縣等官與伊書函動稱如坐水火夫以國家之官職視同水火恣意怨望此皆無忌憚之小人也况人臣職守無分難易若皆欲避難而趨易則孰當為其難者王琴既存不肖之心其一年任內於地方政務必怠忽因循所屬倉穀錢糧或有虧空亦未可定著該督撫委員確查並將王琴居官如何之處據實奏聞仍詢問王琴如情願供職則留任効

力若不願供職著革去職銜令其終養嗣後外官呈請終養者應作何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科甲彼此袒護之惡習實有關於國計民生人心風俗是以朕極力化導訓飭諄諄必欲盡革此積弊以為久安長治之計乃伊都立以滿洲倖獲一第遂薰染此習竟至知有科甲而不知朕之諭旨葉華晫身為縣令亦知有科甲而不知巡撫之憲檄其害可勝言乎崔致

遂為科員時聲名甚屬不好朕即位後伊所密奏事件甚多皆懷挾私心欺罔陳奏朕洞燭其姦未曾准行一事且其為人狂妄不端目無國法不肯受都察院統屬遂倡率衆人妄行瀆奏此時即應將伊正法而朕開恩寛宥及伊丁憂回籍朕思此等狂妄不堪之人家居自然肆行無忌特令伊都立訪察奏聞伊都立奉旨將及一年而故意遲延不行覆奏及德明據實題參朕令伊都立明白回奏而伊又復含糊支吾不將覆旨遲誤之

處認罪檢舉竟若朕惟恐人知之者且伊都立推諉知縣葉華暉不行揭報伊都立身為巡撫於本省彰著之事不能訪察而悉委知縣主張有此理乎明係袒護科甲並朕旨亦不遵奉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察議奏葉華暉身為一縣表率乃庇護劣紳不遵巡撫之檄即是抗違功令尤為可惡著拿問解往山西此案不必交與高成齡審理高成齡由舉人出身亦每露沽名釣譽袒護科甲之病著侯石麟到任秉公將崔致遠審訊令葉華

晫在旁觀看若德明所叅崔致遠欵蹟審係無辜將崔致遠葉華晫一同寬宥若崔致遠劣蹟是實即照崔致遠如何擬罪之處將葉華晫一同擬罪以為朋比袒護藐視國法者戒夫舉人進士雖同由考試出身然舉人從一省取中其間文理荒踈而僥倖中式者甚多是以進士目中往往輕忽舉人而舉人亦惟恐進士將伊屏棄於科甲之外乃勉强攀援相與隨聲附和背公徇私至於喪品招禍而不知悔所謂大言不慚可恥之甚者

也況伊都立從滿洲中得中舉人張楷從漢軍中得中舉人高成齡從北直中得中舉人文藝淺陋不過短中取長將伊凑足中式之額而伊等遂靦顔自附於科甲之列不尤為無恥之甚乎又如今年春闈揀選舉人有旗下王文㬠宋維孜者繕寫履歴進呈居然自稱為一介寒儒此皆薰染積弊而自忘其醜者也朕以大公至正之道治天下訓導人心最為先務斷不肯任此惡習頽風相沿而不改倘仍蹈前轍決不姑貸

又奉

上諭任克慎先掣福建順昌縣知縣鈌引見時朕看其人甚屬庸劣故調簡用為元氏縣知縣伊到任後竟敢苛派私費是必心懷怨望故爾肆意貪婪非無心之過也任克慎著交與該督等嚴審從重治罪嗣後凡屬月選特旨調簡之員若以才具庸常被條尚有可恕至於操守乃可以自主者倘在任有貪贓欵蹟著嚴加治罪永著為例

又甘肅廵撫石文焯檢舉審理程如絲一案錯悞甚多請嚴加處分奉

上諭石文焯審理程如絲之案甚屬錯悞今雖陳辨認罪總不出朕從前所降諭旨之外石文焯畏縮因循素性如此但其為人居官小心謹慎伊子石禮哈實能盡心辦事石文焯從寬免其處分准回甘肅原任其俸祿永行停止嗣後當痛改前非黽勉効力倘仍蹈故轍定從重治罪

十九日奉

上諭朕惟

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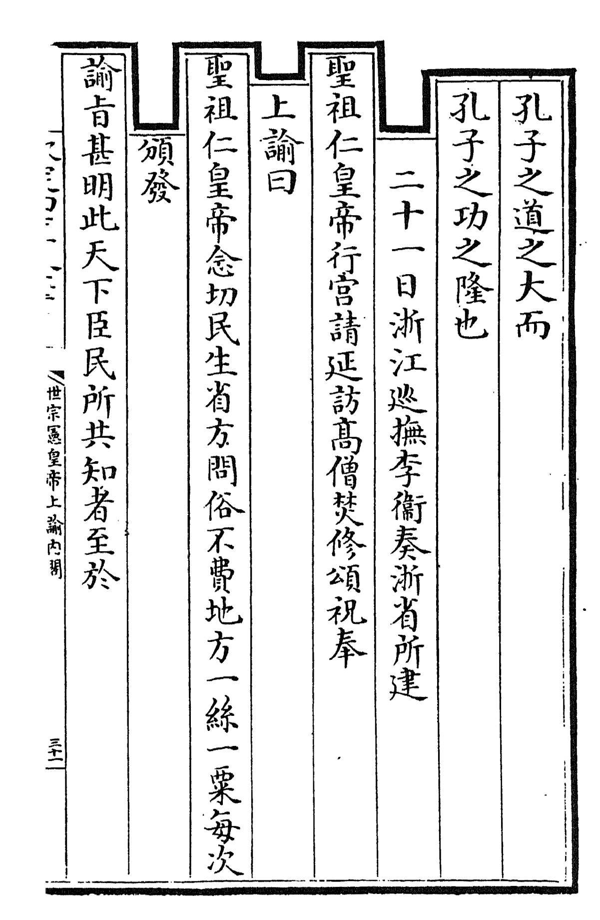
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以正風俗以端若無

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叙之經昧於民彛物則之

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勝言哉惟有

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傳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

曰禮達而分定使非
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
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為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為
君者不知尊崇
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
孔子之教在明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
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
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



孔子之道之大而
孔子之功之隆也
二十一日浙江巡撫李衛奏浙省所建
聖祖仁皇帝行宮請延訪高僧梵修頌祝奉
上諭曰
聖祖仁皇帝念切民生省方問俗不費地方一絲一粟每次
頒發
諭旨甚明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至於

駐蹕之所地方預備
行宮乃出於臣工愛戴之心不能禁止亦天下臣民所共
知者今
行宮既屬閒設每年修葺需費防護需人在本地有司未
免又多一番經理非所以體
聖心而惜物力也李衛所奏甚是即照所請行其餘地方有
行宮之處如何辦理方為妥協著該督撫會同該管官悉
心商酌具摺請旨

二十五日刑部等衙門奏蘇努將
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狂書塗抹悖逆已極應將伊子孫照
叛逆例治罪奉
上諭朕從前在藩邸時與蘇努並無絲毫嫌怨祇因蘇努
為人陰險姦邪為惡黨之首引誘宗親要結匪類欲以
擾亂政事煽惑人心其害實有關於
宗社誠為元惡渠魁舉朝所共知者朕即位後冀其改過自
新封為貝勒厚加恩眷而伊並不感恩悔罪仍復怙惡

不悛又見朕防範嚴密伊不得遂其結黨之私復教導其諸子肆行不法甚至蘇爾金庫爾陳烏爾臣信從西洋外國之教經朕屢次降旨諭令悛改伊竟公然抗違奏稱願甘正法不肯改易似此忘本背君藐視國法喪心蔑理聞者莫不駭異今查出昔年

聖祖仁皇帝硃批奏摺蘇努竟於

御筆中間狂書塗抹見者無不心寒髮指是其背叛之心顯然昭著罪實同於大逆本應將伊子孫照法司所議俱

行正法但伊子孫多至四十人若悉行正法朕心有所不忍倘分别存留於法又覺未協今從寬暫免其死仍照前禁錮著將蘇努父子前後所犯罪案及朕所降諭

旨遍行曉諭伊之子孫等若嗣後伊等安靜守法再無過犯則開恩全其性命倘諸人中有一人犯法者不論情罪之輕重定照此本所議將伊即行正法

二十七日奉

上諭法敏從司官之職朕加特恩用至倉塲侍郎歷任巡

撫乃伊深負朕恩一味沽名釣譽茍且因循朕屢加訓誨而伊全然不知悛改即如南坪寛山之苗蠻等肆行不法騷擾居民搶奪行旅為地方之患久矣岳鍾琪方議用兵勦撫以為除暴安民之計而法敏密摺奏稱近邊員弁僥倖軍功議敘遂生喜功好事之心或致激成事端在國法既不容置之不問而勞師動衆靡費不貲且未免釀成大案等語此時朕見其奏猶以為此庸人迂濶之見或道聽塗說之言而不識安邊經國之遠圖

是以詳悉批示至於數百言冀其醒悟今岳鍾琪料理南坪筧山等處苗蠻之事迅速成功永除地方之累而法敏與佛喜程如絲喬鐸等通同作弊之處一一敗露可知法敏從前之奏實與蔡珽佛喜程如絲暗結黨援欲以傾陷岳鍾琪而阻撓國家之政事並非迂濶之見出於無心者也其護庇屬下貪官隱匿變關稅課乃伊營私作弊之一節耳伊受朕深恩膺封疆重寄不能為地方禁暴鋤姦乃懷挾私意欲以摧折國家忠赤之大

臣而使邊民常受兇苗之擾害負國負恩莫此為甚法
敏著革職拏問將伊所奏原摺發出交九卿嚴審定擬
具奏

二十九日

諭直省總督巡撫等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耤田而耤
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則
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都者庶皆驚訝以
為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矜詡誇張以為祥瑞蓋實

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也稼穡為天
地之寶民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穡為先務仰
觀天時俯察地利辨土性而課人功咨雨暘而防旱潦
綢繆區畫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為萬世謀粒食
者至矣盡矣朕朝夕瞻仰者四十餘年今纘承大統竭

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虔祀

先農躬耕

帝耤仰蒙

上天眷佑疊錫嘉禾信而可徵纖毫不爽是以特頒諭旨令各省守土官共舉耕耤之禮為萬方百姓祈禱秋成今見各省督撫奏報前來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被潦者畧有浸注亦不為災

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朕感

上帝之垂慈慶下民之受福而推求其故良由今年各省初

耕耤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祓虔誠是以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倘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歲

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當凜

帝鑒之匪遥勿視耕耤為故事永矢嚴恪以迓

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思之慎之毋忽朕言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五十九